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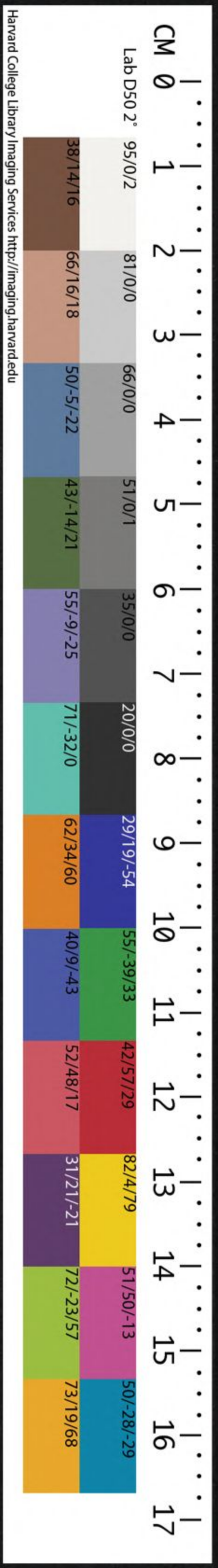
110
1247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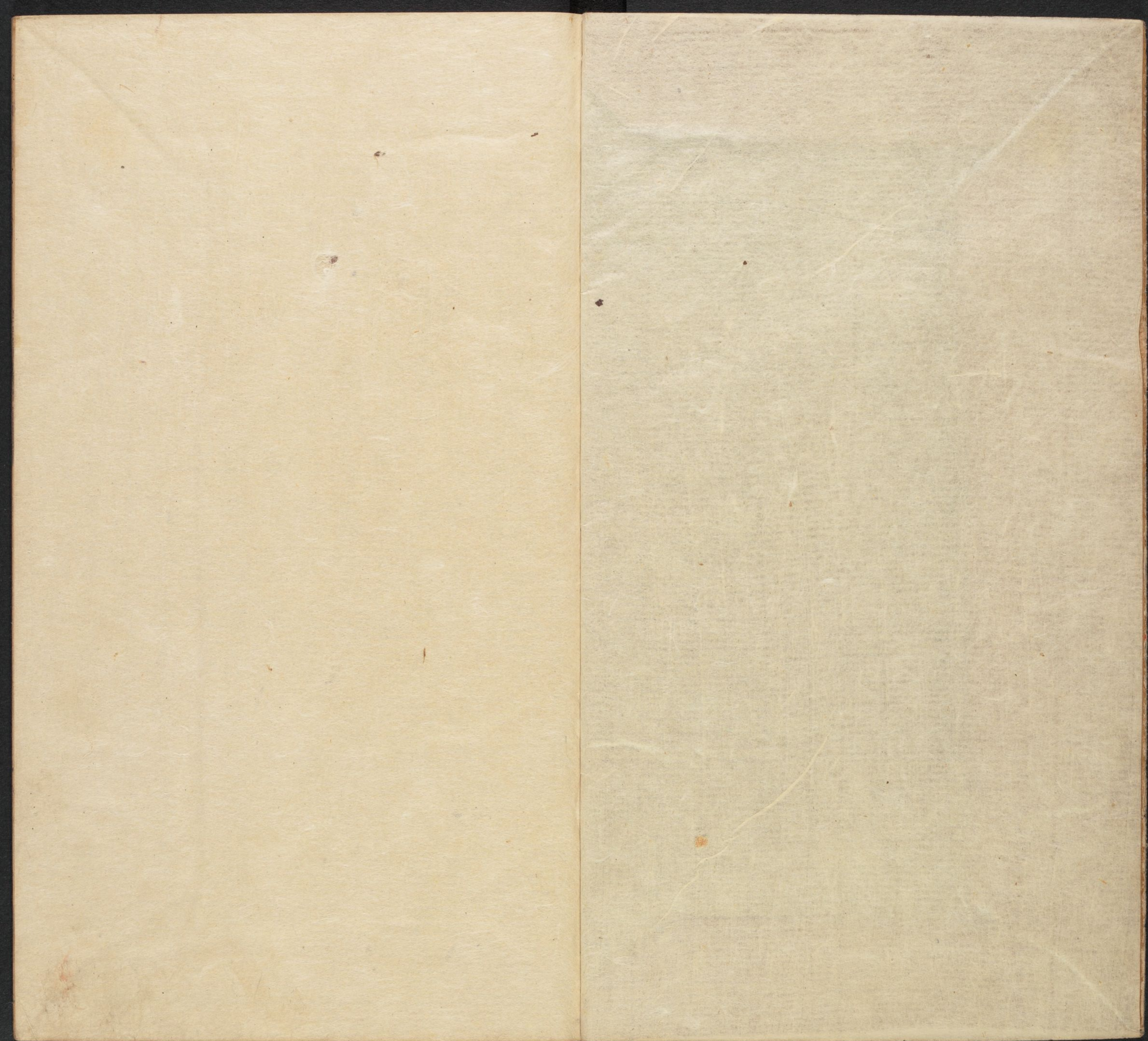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莊公

春秋大全

卷七三六





Blank page with faint, illegible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faint, illegible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七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莊公一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
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

三十二年謚法
勝敵克亂曰莊

周

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
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

魯莊公二十四年鄭傅段殺子儀而納
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魯莊公八年襄公弒莊九齊桓公
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
十二年閔公弒弟桓公御說立

晉

真進侯綰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

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曲沃武公

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綰周

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

曰晉魯莊公十七年武

公卒子獻公侂諸立

曹

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

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

蔡

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

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肸為

衛

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

莊二十五年惠公卒于懿公赤立

侯繆

滕

詳見隱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

杞

詳見隱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

立

邾子瑣卒文公

許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

小邾魯莊公五年即黎來

楚魯莊四年武王卒子堵敖熊麇立莊二十

九年熊惲弑武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

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

秦詳見隱

吳詳見隱

越詳見隱

戊子四年元年年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熹

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卒

紀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

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也穀梁傳繼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

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穀梁傳繼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

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或曰莊公嫡長

於其出馬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惰幹而殺之
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不與念母也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度
始人之也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之絕命也
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之絕命也
也若不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

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

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

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

審矣劉氏曰母子至親而不得絕者義也春秋

之以絕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

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

姜氏傳去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

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同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

論也人以為父連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

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此子

母則與親母不特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

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絕不為親則此九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尤

不得為親則此九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尤

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親則此九人爾

大逆也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

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杜

弗返深絕之也寬氏曰文姜有殺子之罪輕故曰

閔二年夫人姜
左傳閔公之死也
哀姜亦知之故
孫于邾也

夫輕重之喪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
 此何取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
 義也宋子曰衛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而義不可往
 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禮母出與廟絕不可往
 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宋國遠乎但一廟絕不可往
 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往耳
 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孫于齊何
 已其垂訓遠矣問文姜與孫書曰夫外孫胡氏何
 日絕于外則夫孫于齊則知其去氏內外俱絕則
 氏皆去曰夫孫于齊則知其去氏內外俱絕則
 氏安知其非姪乎張氏曰文姜之罪上通乎天
 為魯臣子者原掩義故斷以弑之由固難矣嗣君
 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妻聖人為五服之有
 服有輕重三綱之設倫正而使人知本夫自別
 為母期皆所以明倫之正而使人知本夫自別
 子禽獸也求嘉氏曰倫之正而使人知本夫自別
 子之義絕矣夫嘉氏曰倫之正而使人知本夫自別

會齊侯其苑其葬皆書夫一人聖人之言也
 潤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為夫一人聖人之言也
 以夫夫人之禮事之彼且紀實而巳矣汪氏曰下
 之復桓公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汪氏曰下
 齊桓公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汪氏曰下
 與國故皆書孫雖不曰君若罪惡自見矣汪氏曰下
 亦可見其無所容則其賊之也至矣哀姜歸去而
 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也至矣哀姜歸去而
 而或會或享如齊如深罪魯之謂庶人而武無憤疾
 非與其婦魯也所以誅之當廢儒謂庶人而武無憤疾
 而與其婦魯也所以誅之當廢儒謂庶人而武無憤疾
 春秋於文姜不曰姜氏而曰姜氏則疑於庶人而武無憤疾
 太稱而稱武后蓋稱姜氏而曰姜氏則疑於庶人而武無憤疾
 彰稱而稱武后蓋稱姜氏而曰姜氏則疑於庶人而武無憤疾
 筆削父后則武后蓋稱姜氏而曰姜氏則疑於庶人而武無憤疾
 而羊其文豈非齊得傳其心之筆削前代之史師其意
 公羊云夫其文豈非齊得傳其心之筆削前代之史師其意
 先在齊而人固在齊矣蓋見其言遜于齊也豈有
 知夫隨喪而歸矣蓋見其言遜于齊也豈有

人之也亦言夫人先齊至練時始錄之亦非也
 廬陵李氏曰三傳文姜之孫在注則為文姜練既
 掃而復出奔公穀則以姜之文姜本未歸但為文姜
 時感夫不與祭故錄之絕公穀以不歸然猶姜氏
 左注以為文姜宜與齊絕之左氏本以為不歸然猶
 文姜二說又不同然考之左氏本以為不歸然猶姜
 知非謂曾之臣于當絕文姜而本以為不歸然猶姜
 而左氏之傳始明要之釋耳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
 條公穀皆通而殺梁尤精
 單音善後同逆左作送

夏單伯逆王姬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何也曷以不
 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諸侯同姓之
 使我主之天子大夫嫁女于諸侯必同姓者之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之
 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何也曷以不
 其不言如何也夫其義乎天子者何也曷以不
 於京師何也曰躬君裁不可受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禮
 其義固不可受也杜氏曰王姬使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也

別於內女也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

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也單伯曰天子禮諸侯
 賜之圻內邑為號令歸國如單伯曰天子禮諸侯
 王姬使我為之主也杜氏曰天子嫁女于諸侯
 之敬何氏曰不自為主者行婚禮之禮則廢婚
 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之禮則廢婚之禮則廢
 射者主之臨川吳氏曰王將嫁女于齊命魯主
 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于周俾先至于魯而後
 歸于齊也其不言如者殺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
 也躬君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
 可受也范氏曰魯桓見殺於齊若天子命為主則
 京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張氏曰常事
 師之斬衰而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讐之心

而國之綱絕矣孫氏曰天子命莊公主讐婚而
公辭之故交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
以尊義者行賓主之禮然後不親迎而命之單伯
之義也今齊既不納魯之先君於不義故不命如
往逆之莊王而辭之魯自逆於不義故不命如
有直書逆王而辭之魯自逆於不義故不命如
使直書逆王而辭之魯自逆於不義故不命如
費伯夷夫是魯有監伯之國三夫也况築之張氏
伯果送王姬考之大夫送王姬必侯也况築之張氏
豈得不預書之當從公使逆侯也况築之張氏
以不稱使天子當從公使逆侯也况築之張氏
事召之不言使省而用劉氏也况築之張氏
大稱單伯會諸侯則為魯人明也况築之張氏
郵趙武楚屈建美若單伯為周大夫也况築之張氏
晉趙武楚屈建美若單伯為周大夫也况築之張氏
侯會于郵不辱屬會于單伯也况築之張氏
成襄昭之郵不辱屬會于單伯也况築之張氏
亦可周鄭祭仲書單子故云耳然周有祭伯祭叔豈
亦周鄭祭仲書單子故云耳然周有祭伯祭叔豈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為外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訊何訊爾築之禮也
于外非禮也于外何非禮也何非禮也何非禮也
何以禮主王姬者則何非禮也何非禮也何非禮也
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之改築者則何非禮也何非禮也
以早矣其築之道必為之改築者則不可之改築者則何非禮也何非禮也
非禮也築之道必為之改築者則不可之改築者則何非禮也何非禮也
則已尊於寢則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則何非禮也何非禮也
築之變於寢則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則何非禮也何非禮也
衰麻非所變之寢則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則何非禮也何非禮也
不使齊侯得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
與吾為禮也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
有常處王姬之館國中當有常處今特築之於
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
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

臨川吳氏曰時公在梁聞憲齊侯親逆若以嘉服
 見則於心不安又不取辭主昏之事故特築館于
 外以爲王姬之舍而侯齊侯之築之於外得變之
 迎因其變常而善之以譏也
 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
 有不戴天之讐禮記曲禮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莊公於義不可爲
 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
 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
 單伯逆于京師土得尊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下
 未失居喪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
 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杜氏曰喪制未
開故異其禮是常禮之變也然不知父讐未復而
而與之主婚實禮之大變不可以常禮言之也
 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

再書又再書者

莊氏曰一書逆王姬再書
築館又再書歸齊是也
其義以

其義以

復讐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

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高郵孫氏

試於齊仇讐未復天之王使魯主王姬之婚諸侯蓋
當辭期於得請而後已固與不辭同姓之諸侯非
莊公未之辭爾辭之不固與不辭同姓之諸侯非
而築館於外孰與使之不築也陳氏曰齊襄弒魯
桓天子館於外孰與使之不築也陳氏曰齊襄弒魯
辭乎高氏曰夏逆而使魯主王姬之婚諸侯蓋
計矣注氏曰莊公是時自齊館之強不以前逆之爲大
方欲結齊好以爲安故自衛王姬之強不以前逆之爲大
衛明見於齊而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齊之意畧無
實乃畏齊而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齊之意畧無
罪不爲可辨矣○趙氏曰左氏云于觀而莊公忘讐之事
婚縱非在城外豈爲禮也盧陵李氏曰外禮也與讐主
外乃非禮也左氏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齊之日
齊乃讐也左氏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齊之日
爲讐而不知讐終不可與交則雖爲外禮是亦非也又

曰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築
園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高氏曰莊公與桓
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
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者無
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禮也生之服也

追錫之不正甚矣杜氏曰榮叔字
禮

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
矢八錫桓行實惡而追錫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謚不當

加錫桓行實惡而追錫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謚不當

家父又來終桓錫之身不能以罪宰渠伯糾來仍叔
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也

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思禮加焉
誰不勤於為惡春秋弒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

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

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

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孫氏曰桓弒逆之人莊王

王之為天無天甚矣能法天也桓無王王無天

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

以異故其文一施之劉氏曰王善奪惡而無私者也

今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

引之無夫夫人使妾並嫡無錫桓公命賈葬成風以

無天責之者王多矣獨至於錫桓公命賈葬成風以

不深貶以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

文五年

出居于鄭 僖廿
來聘 桓五 曰八
求車 桓十五

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范氏曰天大王出居于

聘使家父來求車若不可也曰禮者皆言天

義畢以所存服朝天子略高氏曰禮者皆言天

以臨其民謂之朝天子略高氏曰禮者皆言天

魯主婚故追錫受命天子略高氏曰禮者皆言天

王寵嘉其父桓公非禮張氏曰莊公桓公

有賊使成簡公追命已終而遣使錫之主

討入以惡為親罪乃司馬侯九之比也

名道其稱曰春秋以理制名而推之

典庸五禮則可捕天子受命若德討有罪則能敦

天王與禮則可捕天子受命若德討有罪則能敦

命有德不崇稱美故天寵寡母試以濟魯三綱而會錫桓公

怒於朝天子若深切著明如非此訓後世居不可

天子若深切著明如非此訓後世居不可

天子若深切著明如非此訓後世居不可

天子若深切著明如非此訓後世居不可

天子若深切著明如非此訓後世居不可

天子若深切著明如非此訓後世居不可

天子若深切著明如非此訓後世居不可

天子若深切著明如非此訓後世居不可

天子若深切著明如非此訓後世居不可

朝又無敵愾之功遣使錫命之非正也然此之桓
 公則有書天矣故錫桓公及不崩葬成風也范禮也
 乃叔來聘家父求錫桓公失而皆書天則此風天為
 出所存舊史有詳於錫桓公而弗革耳胡氏所以為
 義公以臣試君成風以夫妾並嫡其弗革耳胡氏所以
 桓其文一施之錫桓公以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故其說一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禮德三樂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以其德使其體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以安使其體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鐵鉞言命不專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不使言命不專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里不能言命不專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穀梁注亦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何休注亦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今既引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十年四宗伯錫九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命九命受命
 十宗伯錫九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命九命受命
 納朕玄衮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酒盛圭也鐵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桓
 公則有書天矣故錫桓公及不崩葬成風也范禮也
 乃叔來聘家父求錫桓公失而皆書天則此風天為
 出所存舊史有詳於錫桓公而弗革耳胡氏所以為
 義公以臣試君成風以夫妾並嫡其弗革耳胡氏所以
 桓其文一施之錫桓公以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故其說一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禮德三樂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以其德使其體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以安使其體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鐵鉞言命不專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不使言命不專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里不能言命不專六則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穀梁注亦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何休注亦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今既引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十年四宗伯錫九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命九命受命
 十宗伯錫九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命九命受命
 納朕玄衮九錫一何車馬以錫命皆二命三公

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
增秩賜命也命下注云命服也說諸侯可通又曰常昭國語錫晉文命下注云命服也說諸侯可通又曰常昭國語錫晉公命下注云命服也說諸侯可通又曰常昭國語錫晉命晉侯為侯伯以下杜注曰九命伯錫九命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何以書我主之也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外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趙氏曰凡

以非常乃書兩書王姬歸皆非常記與讐為昏主也陳氏曰王姬不書唯莊公之篇再書之為王姬書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為禮也魯有主王姬者矣莫倖於此與齊昏是故特記之春秋之書外卒皆有詳於此者也書逆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書張氏曰王姬來而高氏曰王姬不書伯季尊王姬也日書王姬歸齊二此年昏則同於內女也廬陵李氏年也此歸襄公十一年歸桓公

齊師遷紀邾郚郚

斯反郚音吾

此書遷之始公羊傳遷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穀梁傳紀國也邾郚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郚郚杜氏曰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邾郚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

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注：不

再貶絕以見罪惡者，不必更加貶黜。即公羊所謂不

又遷絕紀三邑，強暴之無忌憚甚矣。地曰遷，程氏曰：土

氏曰：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并許者，其封域有定，分人

民有定地，人居強者，不可受之。天子并許者，其封域有定，分人

之始於此，聖人國邑，所以書師而深疾之也。廬陵李氏

曰：經書遷人國邑，三齊師而深疾之也。廬陵李氏

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皆郟國，而郟師也。春

為紀，色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郟師也。春

秋持筆著齊之罪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為之，紀

取也。為襄公諱也。紀國也。取人邑，非善事。若為之，紀

惡也。按梁云：紀國也。取人邑，非善事。若為之，紀

部也。按三邑，下有紀。侯大去其邑，國不明也。或曰：遷

紀防猶分國乎。別言曰：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取郟

之取防猶分國乎。別言曰：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取郟

已莊王二年齊襄六年晉緡十三衛惠八年

曹莊十年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

宋莊十八卒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傳於餘丘者，何知卿妻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卿妻

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耳？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

丘，卿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敬人

之邑，公子病矣，病公也。其曰君在，而重之也。杜氏曰：莊公庶兄

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時以訊乎公也。其一曰君在

按二傳於餘丘，知邑也。語辭猶曰：於越發國而曰

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高氏

子般之禍
見左莊三十

罪

其事若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
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
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
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去聲專會諸侯
不出隱公之命見左傳隱公四年仲遂擅兵兩世入祀
伐邾會師救鄭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三軍服其
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為音氏不能明其
義見左傳隱公十一年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見左
傳莊公十三年公子逮殺惠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
其死見左傳文公八年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
為戒遠矣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苦枕戈莫先於率

帥師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與無名而慶父以
尊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
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之子般之禍故詳書
以訊之蜀杜氏曰此大夫之讐也廬陵李氏曰義尤為
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讐也廬陵李氏曰義尤為
公大夫而書師伐亦春秋特筆欲以啟問者察事情也
○沙隨程氏曰書伐國也公穀以啟問者察事情也
庸汪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屬知杜氏曰蓋知
未賈逵言以伐者汪氏曰無駭入極杜註附庸小國
而賈逵言以伐者汪氏曰無駭入極杜註附庸小國
公羊言知委邑然經書邑必係國如取鄭取
帥師小國也切以極於餘丘根牟皆小國耳慶
父帥師不害其為得兵辨
權伐國邑不必詳辨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大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
我主之也穀梁傳
為之主者卒之也

服

春秋左傳卷之九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
 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禮記王姬之喪魯莊公為
 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周氏命
 魯為主其嫁則有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
 曰主其嫁則有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
 禮經本無特為之服以禮齊也夫服稱情而為
 齊之節者也非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
 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乘
 王姬以著其罪薛氏曰主昏之為服自在公始也
 之妻無服外祖父母與之卒不書張氏曰禮於舅
 喪非禮也然外夫夫人卒不書張氏曰禮於舅
 共戴天之讐而主齊夫夫人卒不書張氏曰禮於舅
 父其罪不可謂大矣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屢書
 繁而成不殺以正其禮曰周禮為王后齊衰解之者曰
 而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侯為之杖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為之服也
 於王后之喪禮略矣而顧為王姬之服其重
 在齊而不在周也或者以為尊王命過矣
 庶為之杖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為之服也
 於王后之喪禮略矣而顧為王姬之服其重
 在齊而不在周也或者以為尊王命過矣

婦人外事
 大戴禮

左傳言會言會非正也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止也
 義非夫人之行事頭然書之此年出會其
 婦人無外事歸寧父母是也父母在則歸寧葛覃稱
 聘于秦為夫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
 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
 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
 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

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
 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
 以事母威刑以整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
 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
 爾資中黃氏曰天下後世為人稱姓氏者母至於
 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
 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
 蔡之誅矣冢氏曰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而
 喪而出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所未
 為是故於春秋聯書之而惡覆載之所不容聖
 祭悼子康文伯之母闔而與康子言皆不諭
 為別於男女之禮夫季世俗薄而敬姜能守禮
 而不違春秋備善文姜之行雖國惡不容諱其
 善惡惡之心亦猶美敬姜之意乎○趙氏曰穀梁
 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若然則父母存豈得從其婦
 事乎又未嫁之女婿
 居之婦豈得踰竟乎
 馮反水反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曰觀宋莊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庚 莊王 三年 齊 襄 十 晉 緒 十 四 衛 惠 九 黔

寅 六年 陳 宣 二 杞 靖 十 三 宋 厲 十 子 儀 三

曹 莊 十 一 秦 武 七 楚 武 五 十

閔 公 捷 元 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三疾之也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
 梁傳溺者何也公羊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
 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去其

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陳氏曰隱桓莊之

名之自公孫茲平既矣氏曰齊受天有父之讐言而

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盟師伐人國乎高氏曰

齊魯欲納之然天王已絕荆而天子命納不義之

君其田而云大矣薛氏曰莊公謂衛朔在齊此會師納朔將

成父志乎夫細朔者父惡也朔不能復父之讐石成非

賜氏之惡滋不孝也賢中黃氏曰溺賤而去族非成

本史記以爲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博之三

氏則以齊受天刑皆罪人爲之此與師而魯同之

於餘立莫先於率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新立寢苦

氏疾之無見也說國得之情乎注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左傳緩也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

也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不緬也或曰

舉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疑也志葬必其時也何必馬

也曰近而不失崩一人其義不失疑也志葬必其時也何必馬

稱馬其曰王者尊稱焉卑者取卑

執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

杜云書同軌以別

左隱元年

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

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劉氏曰父親會不

非常也夫事孰有犬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忘

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木變豈以是為常事而

不書也高氏曰平王崩求購於諸侯然後克葬

改之後力益不足以矣夫臣天子之罪無若曰改葬則聖

也聖人書之矣在王以後天子之室益弱無有以改葬則聖

者而明書之矣抑以禮滋畧氏曰周人東遷之而葬

閔王而有速葬者臣子也而禮隨程氏曰故於此始葬

尚而有志於歸葬已而後不書公如又於禮既書卿大夫

曰魯遺骸桓王之葬也故同軌畢至王之禮既書卿大夫

是諸侯桓王之葬也故同軌畢至王之禮既書卿大夫

後世惟士喪既夕而夫其籍先王之禮既書卿大夫

不書其人是慢也文公使叔弓葬宋公孫得臣

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孫得臣

執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

公弔喪而臣於周而廬陵李氏曰春秋十三年葬

不葬志不葬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十三年葬

莊公三年成周立其年則隱有五周鄭交沃莊伯事而祭

隱公三年成周立其年則隱有五周鄭交沃莊伯事而祭

溫之麥成周立其年則隱有五周鄭交沃莊伯事而祭

而王宗不禮馬使尹氏武氏助之始作卿士鄭伯朝九

年而王宗不禮馬使尹氏武氏助之始作卿士鄭伯朝九

有豐能必桓王前已葬哉不誠改葬應如改卜之類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左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柰魯子
日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鄒紀之邑也入于
齊者以鄒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杜氏曰齊欲滅紀
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故
書字貴之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
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
罪者必加貶汪氏曰私逃若邾庶其莒年今季不
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
則書名宋辰秦鍼其類是也昭元年不貶則書字蔡
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

請後五廟

命矣陸氏曰紀季以君之邑入于他國不書曰
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也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
國而字之言與君一辭也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
道強衆相凌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
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

無貶乎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
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入云若難詞
復見叔姬歸鄒是也齊將吞并紀季深觀存亡之
也范氏曰紀季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觀存亡之
詞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齊庶人
在而季以鄒入齊若以邑叛其稱字紀侯意也齊
乘自拒始年挾鄒以圖紀黃之會魯季為之求成不
得免焉遷初鄒部紀之絕也如綏季所以鄒入齊
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之絕也如綏季所以鄒入齊
稱字不苟可以免疑於采魚石知庶其張氏曰王政

自出者焉薛氏曰書魯紀有婚姻之好去當恤其

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

而兩善并矣行之則復仇救弱之義兩存見義

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

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

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

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程子曰五以君位之

下眾所歸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亦須師之六四

威武相守然後能服天下故利用侵伐師之六四

則曰左次無咎程子曰四以柔居剛而退故左次無

咎也可見而進知難而退師之進退勇怯顧義如何

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注氏曰春秋書

次于滑次于干成而欲救也師次于即齊而欲

紀侯去國即及齊符德次以示也後齊人降即及

公伴為救患之虛聲而實無志於救紀心則師次及

齊而卒有圍却之役齊而實無志於救紀心則師次及

其所以次者非有悔禍斑師之謀乃徐則過以遷善伐

階也遂者不書其救訊其實不能救乃徐則過以遷善伐

也若夫齊桓伐楚遂次陘晉悼伐鄭次鄆則過以遷善伐

民其次為善桓伐楚遂次陘晉悼伐鄭次鄆則過以遷善伐

倫雖曰緩於救患然比於救刑次救次鄆則過以遷善伐

皆無志之君也以為莊公次不能救次鄆則過以遷善伐

也莊三十年次成不書公書師甚矣莊公八年次不能救次鄆則過以遷善伐

則疑於聶北雍掄矣餘見八年救出何名哉比救而

辛 莊王四年 齊襄八年 晉緡十五年 衛惠十四

卯 七年 宣三 杞靖十四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位

穀梁傳饗甚矣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杜氏曰祝立魯地

享者兩君之禮 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所以訓共

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 杜氏曰周禮大司馬

則按天子享諸侯于廟中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

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杜氏曰

媵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况用兩君之禮乎蓋為名而已矣言此曰前此嘗會矣而

訓其後 左成三 犧象 已下字 左定十年

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縱
之後如有三享食燕也燕禮最輕蓋主於飲而食
物不盛食禮之次多食物甚盛而飲酒享禮而食
飲酒如燕禮之豐于野者况婦人乎然此大夫亦
無行享食燕之禮于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杜氏曰
也家氏曰六人前去其齊襄出而享往會禽獸之
其逆也加氏曰春秋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享往會
無別也春秋亦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享往會禽獸之
蓋示之禮為禽獸之所行大亂之道也漢人云淫亂
之王漸其變為禽獸之所行大亂之道也漢人云淫亂
之漸其變為禽獸之所行大亂之道也漢人云淫亂
易以閑有家為大人之始聖訓遠矣 汪氏曰
儀禮有天子諸侯大夫之饗燕之禮而春秋於晉侯
享齊侯宋公享晉侯楚子宣公享晉侯 鄭氏曰
公與之宴公與之宴 鄭氏曰
甯俞華耦來公與之宴 鄭氏曰
王享晉侯亦不書也而善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
也禮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氏曰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變不服之例為之服大功則服大曰伯姬者隱二年紀履緌所送者內女嫁國君則服大曰伯姬者為下紀惟去伯姬宋伯姬志卒葬曰為女事也此卒者為下紀賢而伯其本末也部卒紀叔止書卒志共常也知伯齊子叔姬不書卒被出復其國非尊同者白也把文姬十二年書卒蓋不赴也非夫字此於尊同者白也卒叔姬宋蕩伯姬及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慶不卒也若夫紀叔姬及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特錄之乃壽

附錄

左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馬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無虧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張氏曰二國遇垂謀取紀也

葬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令尹闢新莫敖取重除道梁流營軍臨隨人懼行成章而後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奔蔡忽歸

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

于壘音十八年齊襄公殺子壘鄭人立子儀莊十

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

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闕一國而二君者鄭突有

與儀衛術苦旦與剽是也突術始終為君子儀君

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

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宋之入

以篤術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宋術在焉。

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嫡與也，皆不

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

知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

也，非子儀也。謂春秋胡氏曰：蘇子由以鄭伯為子儀

善發春秋之意，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

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

皆書春秋於此，世子忽猶之也。故歸鄭奔蔡，入櫟，會垂

伯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為

伯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為

紀侯大去其國

蓋謀取紀，是以紀侯私見難而而去也。注：齊與陳鄭遇，聖

齊難也。紀侯公羊傳：大夫者何？威也。執滅之，齊大夫去其國，違

公復仇也。何？爾遠祖也。哀公烹于周，紀侯何賢乎？襄

寒公之仇也。何？爾遠祖也。哀公烹于周，紀侯何賢乎？襄

世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仇乎？雖百

君之取也。何？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諸侯世故，國君為一

射也。何？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諸侯世故，國君為一

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
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禮
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
乎天下故料去紀侯者不得也則襄公為天子則
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則襄公為天子則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錄思疾者可得也則襄公為
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
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
如乎君子程子曰大去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
鄭自是子程子曰大去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

大閔桓六年

大蒐 定十三年 十零年

外未考之

大無麥禾 莊二十一年

六僭也大無者

志倉廩之竭也夫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
置之而不顧也國氏曰夫去若如荀偃云大還歸
之物盡棄不顧或曰以爭國為不為以去國
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祚

錄

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
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
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
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木王去邠之
事其可以無愧矣曰木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帝紀
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劉氏曰太
也事之以珠王大馬皮幣猶不止然後去紀季以
鄒入齊亦紀侯之所爭齊矣猶不止然後去是
以紀季無幾於前也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
紀侯見賢於後也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
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
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杜問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必誅也古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道
明天子也古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道
辭必稱元君以相按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也
乎天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也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也
無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也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也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錄恩疾者可得也則齊紀無說焉
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梁傳大去者
賢而齊侯滅之不言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紀侯
如乎君子程子曰大去責在紀也非齊師未加而
鄭伯遇於聖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
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
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
置之而不顧也國氏曰大去若如荀偃云大還婦
之物盡棄不顧或曰以爭國為不為以去國
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士疆承先祖之登

錄

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
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
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
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木王去邠之
事其可以無愧矣曰木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
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劉氏曰太
也事之以珠王太馬皮幣猶不止然後去紀季以
御入齊亦紀侯之所爭齊矣猶不止然後去是
以紀季無譏於後也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
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
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
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杜問紀侯大去其國

辭穀梁以為不遺一人之辭若謂其賢則未聞其
能如大王孟于效死山不之若謂其力不勝而許之
於齊則孫豹不而觀之不特序免紀侯之罪者則鄆
於吳下以豹而觀之不特序免紀侯之罪者則鄆
然則紀侯若何而可大者果其名欽茅堂胡氏曰
吾也紀侯以爭國為紀侯而小侯之名不為禮以
之儀也紀侯為齊所逼雖其夫在去國而顧也必不
於爭地曰大戰自隨欲野者遠矣故禮以去其重也
其去國而曰大戰自隨欲野者遠矣故禮以去其重也
有去國而曰大戰自隨欲野者遠矣故禮以去其重也
者志識心通則可耳禪讓湯武征伐能保其社稷
似非不復何言之法或去侯紀侯之足矣加社稷
棄之而無可據曰大弟以邑入齊請後五廟器所
委國而去免也使死其弟不書邑入齊請後五廟器所
爭而與敗北出奔若異耳先儒有以之太王之事不

擬之者過矣夫如邑于岐山從之者如歸市而紀
侯若之者過矣夫如邑于岐山從之者如歸市而紀
去之可以為仁鑿池築城與民守之之效勿去可
以為義今紀侯未見其有強為善之則不類也
死而弗去則方之愧聖人善言則不類也
亦非許之也則方之愧聖人善言則不類也
守則許之也則方之愧聖人善言則不類也
大去不書其名而曰紀侯奔齊其罪不齊而曰
陳氏曰不書其名而曰紀侯奔齊其罪不齊而曰
紀侯奔齊其罪不齊而曰紀侯奔齊其罪不齊而曰
鄆人齊猶不待免馬則何罪齊也遷都鄆以紀侯
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其國未齊也遷都鄆以紀侯
書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自亡然則何紀
欽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自亡然則何紀
五年書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自亡然則何紀
亡者一齊鄭如紀伯姬則齊亡之也自亡然則何紀
宗廟於其弟而書紀侯以圖存元年三張氏曰自
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書大去而強暴之於言
表也○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書大去而強暴之於言
國民之義從者四曰穀梁云若然舉國而一志於言
國文義相反矣趙氏曰畢公羊曰為齊侯諱城凡不

絕其祀例不書城無他義劉氏曰公羊以謂為襄
公諱非也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
罪在諸人不在烹人左氏穀梁畧同惟公羊以為
氏曰大去之說左氏穀梁畧同惟公羊以為賢哉廬
之祖諸齊哀公於周懿王而烹之故春秋大齊之
後讐何氏注曰齊侯謂死為吉者復讐則可以死
榮也此語甚善但論魯曾莊之復讐則可以死論齊
為傳者借此以深罪魯莊之不能復讐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善隱之也何隱爾其
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讐也曷為葬之也其可
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
不也以為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且其君若見音齊棄迫逐
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

如紀桓五年
存季前年紀
季入齊

公之罪著矣問戚國者必顯著其惡齊襄戚紀下
刑部部又書紀季以勸入于齊又書齊侯鄭伯
遇于垂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戚紀之罪著矣
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弒魯君戚其婚
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
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注氏曰書曰齊人
紀會葬揭齊侯之爵則知齊襄躬造紀之或曰惡
國節追逐其君而徒葬其夫人以示恩也
其詐也如組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
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炎氏曰內女之葬不書書
臣子之禮非由鄰國也齊侯并人之仁也高氏曰魯實
娶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國之亡則當往恤其
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之亡則當往恤其
喪乃畏不敢前反使齊侯假以名聖人以此罪
魯文見乎此而起義在彼也陳氏曰內女不葬必
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取其國而葬伯

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苟宜書葬雖不往會
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成陳輿雙袁克莖之書曰
莖陳侯哀公苟不宜書葬雖往會不書楚莖康王棄公
及陳侯足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不書也達
例未足以此觀春秋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外不書葬者
三劉氏此與紀叔姬宋共姬皆閔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魯公殺作鄭

公羊傳公弔為之也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
謂與警符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
獨於此馬其誠於警符者將壹譏而巳故釋其重者而
馬莫重乎其與警符也於壹譏而巳故釋其重者而
警者無時焉可與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說故將壹
譏而巳其餘從同同覆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
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齊侯不復讎
怨不釋刺也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

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也

釋怨也許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怨公之與仇

其為齊之君曰會徽遊田之事也游田父母之讎

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

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周禮調人凡和雖父之仇

千里之外從兄弟之仇不可同國君之仇視今莊

父師長之仇視兄弟朋友之仇視從父兄弟今莊

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

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

樂音下主乎已一為乾音豆其案上主乎宗廟何

者第者一殺也所以自左腰射之達於右髀中死疾鮮

一為乾豆 禮王制

一為乾豆 公穀其桓

索故乾而豆之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
齊侯稱災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王氏曰公及之
數矣前欲著其宣淫而無忌憚不可云齊人因與
公行始得一也符以奉祭祀與人共之且不可
况其親之仇乎不沒公而書及以深罪之臨川吳
氏曰於本國而非符地且記况越境而與仇人符
於彼國之乎無羞惡之心矣汪氏曰公羊記柯
也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
傷與齊為讐不能復也然則糕之符蓋亦與念及
此以為否耶

壬 莊王五年 齊襄九 晉緡十六 衛惠十一
儀 五 曹 莊十三 陳宣四 杞靖十五
宋 閔三 秦武九 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八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

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

曰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曾道有蕩齊子

翩翩彭彭者多貌也朱子曰魯道適魯之道也蕩

貌言行人之多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表

反曾道有蕩齊子遊遨儻儻者衆貌也朱子曰儻

遊從翺翺言無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

忌憚羞愧之意

師羞惡之心亡矣夫入之行不可復反又制

矣春秋事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

也孫氏曰直曰如齊師不為會禮也高氏曰不言

以其無名乃與師而出託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

會之前此會禘享祝血皆歷日而逐故書月至此

歷月而返此故止書時汪氏曰載驅詩云載驅薄薄

然從敵等詩云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則文

美刺之意衆多又可知矣詩八詠嘆其多且盛而

不可掩矣

秋黎來介葛盧是也

以王命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也中國

其後復役於宋故宋仲幾曰滕薛吾也其不

知子為小

左傳名未王命也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妻也小邾妻

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

名何微國也穀梁傳倪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幾也其

首也杜氏曰附庸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

邾儀父 隱元年

蕭叔 莊三

介葛盧 僖十九

王命以為小邾子

左杜豫法

王命以集解

邾儀父 隱元年

蕭叔 莊三

介葛盧 僖十九

得與儀父書字例者未能同於中國也其
不與介葛盧書來例者已能進於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
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
命人何也諸侯所以人遠抗其公何也逆天王
之命也聖子曰諸國稱人遠抗其公何也逆天王
王命也聖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何也人諸侯所

以人公也其公公何也逆王命也則若內之微者

亦不足見四國稱人之為君也汪氏曰成二年

蜀之盟人諸侯之入夫亦所以人公也文九年

鄭人趙盾華犯亦拒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

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

而稱人而不克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

陳氏曰不言納者以朔入為重也入不言納是故

伐却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巳矣汪氏曰傳稱伐

衛逆王命公穀皆云朔得罪於天子其事雖不可

考然下書王人救衛而左氏云朔之入也放豎

于周則為逆王命無疑矣心實不避王曰公羊

納朔避是黨罪也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曰公羊

隱諱此是黨罪也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曰公羊

其大夫稱人有諸侯在而大夫不稱人諸侯在

始恐難從

春王正月

癸巳九年五年六年齊襄十年晉緡十七衛惠十二

儀六曹莊十四陳宣五祀靖

十宋閔四秦式十楚文二

正月全穀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

善救始此左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公羊傳王人者何向
 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補人何繫諸人也曷
 為繫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者何也稱名貴之也
 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程子曰王人微者也
 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曰王人則善王
 也命

王人微者社氏曰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子突

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

救衛也徐乾曰當直稱王人而也今以其奉朔陷

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

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籍諸侯之力

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

微嘉而書字齊氏曰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也

古者唯其有所稱而稱之曰叔季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
 者春秋其為稱而稱之曰天子突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
 定春秋其為稱而稱之曰天子突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
 于不赫然以誅衛為事而諸侯未足效王正矣張氏曰救
 憤赫然以誅衛為事而諸侯未足效王正矣張氏曰救
 天子故復託命前雖為事而諸侯未足效王正矣張氏曰救
 也故復託命前雖為事而諸侯未足效王正矣張氏曰救
 衛者奉天之正命以存子突而正之也張氏曰救
 國者奉天之正命以存子突而正之也張氏曰救
 一經王旅之所當加而子存突而正之也張氏曰救
 所以雖微者帥師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
 有同雖微者帥師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
 侯世子之受命於父而承其父之命以存子突而正之也
 必其命之而後得繼承其父之命以存子突而正之也
 殺其命之而後得繼承其父之命以存子突而正之也
 得罪於王而後得繼承其父之命以存子突而正之也
 立矣今王以奔居其位旋為國人所逐而王傳謂朔實
 輔之卒敗五師而納朔於衛所與則命于王而王許則
 逆明王在土五師而納朔於衛所與則命于王而王許則
 尊王人在土五師而納朔於衛所與則命于王而王許則

衛朔之罪亦無所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

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何氏曰

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

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

雖微自足以束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

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事見左傳况其下乎

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人其亦不幸焉爾矣幸

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宋

曰法者天理之當然君子行故其褒貶如此王氏

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故其褒貶如此曰春

秋書救二十有三此年子突救衛乃王室之救患

而討不正也一經之最善者也二八年救鄭

元年僖元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

必救而無功也然後書自救蒯無功而後王命益
不行於天下此說亦是但胡氏得聖人恤患之大
義陳氏得聖人憂
世之微情皆可通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于衛
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
知其本不謀以名絕之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
傳也穀梁傳其以名絕之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
也入者內非受也何用弗受也朔也為命也
之名惡也朔入送也何用弗受也朔也為命也
也程子曰朔構其兄而出使順矣朔也為命也
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突之直也
書名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不敢滿意致會不得意
伐衛侯朔入於衛何以致伐不敢滿意致會不得意
則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致伐不敢滿意致會不得意
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

五國之師距同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
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送王命也或問五國助朔救

之是也善爵已絕朔矣何以復書衛侯朔入于衛

法曰善爵已絕朔矣何以復書衛侯朔入于衛

與復之意也為諸侯受之若君所不命而自復者不

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受道也若君所不命而自復者不

陳氏曰歸若未言復者未得國也故鄭伯入衛侯

侯皆稱復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故鄭伯入衛侯

陳侯吳則非奔君也朔奔君也其不言復如蔡侯廬
侯壽而後立衛人為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則
師罪宜而廢又拒天為之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

陳注曰大人天子諸侯也父子相傳為世兄弟相傳為及

桓三年書至始

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善其意外則諸侯書火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張氏曰名之又同篡逆之罪書至蓋公至自唐之意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是以危之也家氏曰出而至於必告于南禮也今公之舉而二罪從之矣平公納之於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矣平公納之於衛有九其致者五議也不至也臨川吳氏曰政平公納之於氏曰去年冬伐衛今秋始至師出經年不書汪抗王師考其時而惡自著○劉氏曰公羊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亂不為○非九之也王人救衛君秋以二公子之立點年所為不度非也王所立期則有罪今朔之不見是點年所為不度非也王所立期則李氏曰春秋不見是點年所為不度非也王所立期則侯鄭衛侯皆與其復也竹初入夷儀不稱歸未

類

得國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穀梁曰篡辟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書即位齊景公逐陽生而立瑤子荼與衛宣之殺也春秋而立朔一也陳乞君荼而陽生迎瑤生與說者謂荼有父命則朔獨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孔倫失正又當始則君命為好重矣胡氏謹始則君命為好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

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比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來歸之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乎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朥反叢俘厥

古文書經商書此寶為序語孔氏曰也

寶主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說文俘軍所獲也

也王曰俘者虜其軍實也寶者所得重器也俘當即獻之齊人歷秋冬而後歸知其必寶也

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荆之賂矣汪氏曰

俘則知非得於黔牟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

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

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

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聲心失志迷惑之端也

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

惡也世衰道微暴行聳交作狗于貨寶賄賂公行

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

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聖

動於惡左桓二年

戒明矣茅堂胡氏曰歸衛寶小事也春秋何以存

衛故衛寶先入于齊高氏曰歸寶賂齊而齊侯容之其

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侯容之其

冬有馬故主齊為首惡家氏曰桓莊二公皆黨篡

逆李氏曰厚賂宋之罪衛之禍魯齊陳鄭之立晉平

陵以却非也魯會夷儀而與之納期成也

公以却非也魯會夷儀而與之納期成也

也魯會夷儀而與之納期成也

氏曰公羊云是衛人歸之稱齊人者讓於我

也魯會夷儀而與之納期成也

也魯會夷儀而與之納期成也

甲莊王七年齊襄十一年晉緡十八衛惠十年

曹莊十五年陳宣六年杞靖十七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教深博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杜氏曰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兩階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也如雨者何春秋曰雨如星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也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盡而復君子脩之曰星也如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

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何用以傳著疑也夫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日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也豈兩說哉杜氏曰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向微蓋特見而云夜中者以昏沒恒星不見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啖氏曰星隕如雨

之多李陵云謀臣不如兩皆言多爾孫氏曰恒星星之常見者常也臨川吳氏曰恒星星謂有名之經星星光則明而星見晝有日光則明而星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

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

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何氏曰列星天之常

儀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主

象灑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

莽居攝前漢書永始二年二月星隕如兩長二丈

南行四面如雨河平二年封王譚為平阿侯商為

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

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劉向言五侯驕奢皆

其門作威福擊斷自然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

弒帝太皇太后詔莽居攝踐阼漢之宗支掃蕩

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晝星不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日光常星不見此

陰不陰終而伯統方君之祥白此堯舜禹湯文武蓋

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江氏曰經星沒而不見式

乃天地常經也時王網廢弛列國爭衡故天變

相凌駕之證也

應之經書星變者四此年星變也以王人不能勝

國之兵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也文十一年星

以桓文迹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昭功

年星孛以王朝庶孽奪正而兵交於王都之

也哀十三年星孛以強吳爭伯而中國諸侯皆為

廬陵李氏曰此皆變之大小者而霸王霸衰亂之兆也

之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云與雨階也非

霜皆隕而後見也劉氏曰左氏而後見其隕石與

也穀梁以耳如猶而兩言星隕且兩亦非也春秋記也非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麥苗則曷為先

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

若實尺而復無為不書也

也謂之異耳以夜中而兩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見於

麥苗同時也杜氏曰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熟
麥及五稼之苗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日苗秀曰禾

畫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

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

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張氏曰書大水

文姜宣淫陰盛不測之所感也周之秋今五月麥

熟苗將秀因水漂蓋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之絕有一

穀不登禮謂之歉莊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

麥苗見害聖人錄之以示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居

以重民命為心也○劉氏曰左氏云不害嘉穀也

無麥苗矣猶謂不害嘉穀也聖人為記災而書

耳言不害於嘉穀何益於教乎公羊云曷為先言

麥而後言苗一災不書詩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

若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番如詩

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平傳婦人不曾會非正也
杜氏曰穀齊也濟北穀城縣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兵又次

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

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張氏曰文姜元年

自至今詳書下策敵苟載驅錄于齊後復宣淫

與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問公康叔之盛而亂齊

俗薄之與衛政之同聖人相以魯事詳於春秋而

取事者不剛夫二南之風也其後慶父亂齊詩及

化天不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也汪氏曰齊詩南

山載驅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也汪氏曰齊詩南

無所不至若防閑其母曰嗟稱魯其威儀一則曰夫

入姜氏會齊侯二則曰夫聖人姜氏於春秋齊侯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八

莊公二

紀

莊王十一年

八年

齊襄十

二弒晉

緡十九

衛

鄭厲十五

子儀八

曹莊十

六陳宣

七杞靖

文四

楚文四

宋閔六

秦武十

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

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傳十五年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

是也注氏曰聶北于匡緩師而怠於救患侯而次者有

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是也曰師氏

駐曰非奉王伯之命也無冠而次是欲自為冠也陸氏

與師無名故書次張氏曰不救亂則不當與之惡其

深責何侯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侯而邀之也

魯故出師以待之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

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杜氏曰期共

至故駐師于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侯者深

貶之也陳氏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

而不言次皆譏也莫甚於及圍成是故一師嘗久外

及齊圍郟郟降于齊師以正月治兵及秋而

公書次者三莊公忘親釋怨欲救紀與鄆而

侯於齊晉卒至客死皆惡之昭公失國而祈哀乞

以他公之次皆不書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以示戒是

之次也胡氏分三師也莊三年公次滑三

師次成皆可入而次之例莊十年齊宋次即會四

國次之可入而次之例莊十年齊宋次即會四

無名之例又有次而之例莊十年齊宋次即會四

而次亦當有分別而胡氏未及之則啖子說可救取

比也見聶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左傳治兵于廟禮也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
日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父也曷
為為父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穀梁傳出

亡者不矣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步木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扶又申明

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先孫氏曰

次于郎即侯陳人蔡人後言甲午治兵惡內不知

故申明約束以訓齊其衆而所侯者不至衆心不一

治兵者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書曰治兵以治

不戰公穀也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因秋彌治兵以治

戰公穀皆言出而治兵於中則以治兵於中則以治

文治兵於仲秋田狩而治兵於秋彌治兵於中則以治

公不以兵於仲秋田狩而治兵於秋彌治兵於中則以治

而治兵於仲秋田狩而治兵於秋彌治兵於中則以治

兵皆不虞之意實又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特治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公作降戶江反

注公有所侯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不貶也然常事不書○劉氏曰左氏云治兵于廟禮也非也若師之出先謀於商是則可爾於是焉習治兵之鐘鼓丁寧旌旗不乃太瀆乎穀梁意謂春秋多之亦非也先出兵而後治豈貴其善戰而地故記其常也陵李氏曰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善戰而地故記其常也遂以善戰而地故記其常也然春秋有書蒐書治兵大閱者其兼及於振旅而大閱乎狩乎有義甚善但注者以為予並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萬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穀梁傳其曰降

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

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

著矣張氏曰書及內之志也曾與郕皆文正之昭

始矣陳蔡而來然後要齊以圍之所以

利資人以虐小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輕

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魯公而書師以者其輕

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藉力於齊按魯欲取郕而

豈肯為魯與陳蔡爾何敢役之哉蓋齊欲圍郕而

兵於魯與陳蔡爾何敢役之哉蓋齊欲圍郕而

始於此而終於宋人之圍曹也劉氏曰公羊以謂

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其國改謂之降實降於

實共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於

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聖人諱國惡如改

白為黑亦不可傳世矣穀梁云不使齊師加威於

秋師還

師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留如此春秋為失齊師之惡也還音旋後同

左傳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羊傳還者何善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

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

其還皆不稱公者重眾也王氏箋義曰公圍郕而

春師還一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

公文以為重眾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

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

秋

名黷武非義害久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
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眾之罪為後
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孫氏曰春
夫未有言師還惡其與強讐伐同姓師諭時方
而力不足藉力於齊而齊取之也以夏降却及
耻公謀擊齊而遂不果故陸遲也莊公忘國之
書次書侯書親讐敵暴師之故陸遲也莊公忘
此也張氏曰春秋書魯還皆特筆也內書師也
莊公此年之謂黷武國夫逆而無故齊次即
午治兵可謂黷武國夫逆而無故齊次即
時而與國不可謂黷武國夫逆而無故齊次即
民力與國不可謂黷武國夫逆而無故齊次即
惡新成曰莊公之伐國不夫逆而無故齊次即
皆歷三時而成之如京師伐秦定公之會召陵
武之罪自見獨始此年無名師與戎出師無功
公不書以深貶之苟不書師與戎出師無功

衆之惡故備書始末結正莊公之罪也况諸公之
出師皆過於霸者之令惟莊公之罪也况諸公之
於所煩民而不顧誅於衛寶之若莊公之罪也
隙左氏謂於惡之中又有惡焉公若莊公之罪也
曰且齊強魯弱自當以善魯莊公若莊公之罪也
有也又曰強魯弱自當以善魯莊公若莊公之罪也
辭也又曰強魯弱自當以善魯莊公若莊公之罪也
梁曰辛事非也然則理實也莊公若莊公之罪也
不辛事非也然則理實也莊公若莊公之罪也
如威於秋獨齊師降豈可謂實也莊公若莊公之罪也
氏曰威於秋獨齊師降豈可謂實也莊公若莊公之罪也
侵齊聞喪乃還皆善辭也獨此年師還則異乎是
從二故胡氏說不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無知昌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
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

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秦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陳氏曰弑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後皆稱氏從同也汪氏曰文定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孫之道斯亦一義然督萬亦以國氏蓋隱桓莊之春秋此賊皆名之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氏

弑其君諸兒

稱張氏之言乃程子之意也

兒如字又音五兮切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衣服禮秩如嫡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僖公之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秦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陳氏曰弑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後皆稱氏從同也汪氏曰文定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孫之道斯亦一義然督萬亦以國氏蓋隱桓莊之春秋此賊皆名之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氏

云

按在氏齊侯游于姑焚遂田于具補蓋立徒

公羊經三年孔父可謂安形於色又莊十二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鬪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汪氏曰據孔父仇牧前息皆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國語齊語桓公曰吾先君畢弋不聽國政注畢掩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秉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

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汪氏曰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襄公之執賈州綽而師公孫教皆不鐸父襄伊倭嗛祝佗父申劑死於莊公之弒皆不禍未可以死節蓋近暱變幸之臣從君於昏而任其得言之可以無知許之也積積於齊襄公之時而荒公本言之積不可掩如抗王積積於齊襄公之時而荒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積積於齊襄公之時而荒公今所書齊事無非亡國身之媒手考其積不善之餒也廬陵李氏曰齊自僖公九年入春積不善之餒也廬陵李氏曰齊自僖公九年入春積不善之餒也廬陵李氏曰齊自僖公九年入春積不善之餒也

遷刑部矣三年而伐衛矣四年而滅紀矣五年而合五國以納朔矣六年而規模畧定餘威振於殊俗久矣桓公襄三世積累之國氏者弒而代之豈非其故哉○劉氏曰穀梁公以國氏者弒而代之豈非也宋方豈亦弒而代之乎公也商人豈非弒而代之乎

丙莊王十九年齊桓小白元年晉縉二十二年

六子儀九曹莊十七陳宣八杞靖十九宋閔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九年春齊廩殺無知大夫殺有罪也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弒君之賊人人之所惡齊大夫人之所得討故稱齊人者

夫人左襄八年
杜注云
人下

衆辭也何堂吳氏曰聖人無容足之賊寄之無知不稱

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年卒討之無知之弒齊人亦莫之君也陳氏曰州之變喻年卒討之
故無知之初王不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齊詩也春
私之公初者六以齊襄不道弒無知詩也齊詩也春
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弒然猶不忘討賊之意也齊詩也春
家氏曰齊商人楚慶君歷年然後無假手於他人義以也
迄天討既為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無假手於他人義以也
之曰賊以匹夫計有則不可得矣汪氏曰春秋之例名以
稱其人則殺之非討也則君之殺也稱人者稱人則殺之非
去其官則非討也則君之殺也稱人者稱人則殺之非
陳陀夏徵舒晉里克衛人喜自齊商人者稱人則殺之非
蔡般楚人也討之無臣子矣然皆以討賊也陳陀夏徵舒晉
惠因人楚人也討之無臣子矣然皆以討賊也陳陀夏徵舒晉
利因其里使復為大夫既棄疾又因審喜君之討也復也國
故以其國所為使復為大夫既棄疾又因審喜君之討也復也國
也故當以弒君之名既為文段之棄疾又因審喜君之討也復也國

君討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為賊矣故春秋亦不得用
復氏公子也○劉氏曰無知弒君以春秋其位不可
賊亦不煩有齊人下無知非文夫而以殺大夫列
之解之穀梁說其器反公穀作暨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左傳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
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
傳公不為大夫大夫不名為無君也盟納子糾也
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忌
内也杜氏曰既魯地
琅瑯縣北有既亭

及者内為恚盟蓋公意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
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張氏曰大夫齊之太宰備
表異之故不名杜氏曰來者非一人故不名范氏
曰春秋之義内大夫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

以德報怨則
寬身之仁表記

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内外也今齊國無君要
有任其盟者故不淨不以權通禮君前臣名齊
君故大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
夫不名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
讎也趙氏曰納讐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盟書
高侯也及言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所以異於
處父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
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讎而德莫

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劉氏曰仲尼正
怨之處以謂德不可以報怨設若詭其理則去正
遠矣故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若國子
氏豈可相

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
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

德報德勝直當報則直報然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
當然聖人之直當報則直報然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

者亦以見乎君父之讐言有不得而報者而伸夫忠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曷為反

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大夫出奔以
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於魯
子小白不能讓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
公入于齊惡之也程子曰桓公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
桓公兄而子糾弟也當有齊國則桓公不當立春秋書桓公也
則以不常言當有齊國則桓公不當立春秋書桓公也
齊以不常言當有齊國則桓公不當立春秋書桓公也
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于誤也嗣子也公穀并注
糾殺之者齊大夫常與魯盟于糾與既納糾以君取子
殺之故書子糾是二罪也又糾之爭立故皆不言子及
立而小言長則當以也今糾之爭立故皆不言子及
之然後言子糾則蓋謂仲已去而秦王之奪之魏徵去
稱也非如此校之則仲已去而秦王之奪之魏徵去
而事秦王之不成則仲已去而秦王之奪之魏徵去
養之大也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不受而強致之稱
伊也

楚人欲納之而實未楚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
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
于知是也晉未得國而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
燕伯于陽也則趙鞅納而世君以邑噴于戚是也
子糾納也以其國則小已也陳氏曰襄公吾能入故但
也書納以見其亡公不能納也為德難詞也宜納吾言入者難
詞注氏曰有當入之言者難詞也宜納吾言入者難
突之入者逆詞也當入之言者難詞也宜納吾言入者難
此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弒也齊陽生入於齊與鄭
以筭茶法美讀經當書陳乞弒也齊陽生入於齊與鄭
合上茶文觀之當書陳乞弒也齊陽生入於齊與鄭
小白皆齊侯之子襄子遭弒而無嗣則糾與小白
不皆齊侯之子襄子遭弒而無嗣則糾與小白
君如小白之故拒糾而召小白先入而當國者知糾與
齊國之白故拒糾而召小白先入而當國者知糾與
口言其當為齊君也入者難詞雖齊大夫故曰小白乃
糾欲納之而實未楚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
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
于知是也晉未得國而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
燕伯于陽也則趙鞅納而世君以邑噴于戚是也
子糾納也以其國則小已也陳氏曰襄公吾能入故但
也書納以見其亡公不能納也為德難詞也宜納吾言入者難
詞注氏曰有當入之言者難詞也宜納吾言入者難
突之入者逆詞也當入之言者難詞也宜納吾言入者難
此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弒也齊陽生入於齊與鄭
以筭茶法美讀經當書陳乞弒也齊陽生入於齊與鄭
合上茶文觀之當書陳乞弒也齊陽生入於齊與鄭
小白皆齊侯之子襄子遭弒而無嗣則糾與小白
不皆齊侯之子襄子遭弒而無嗣則糾與小白
君如小白之故拒糾而召小白先入而當國者知糾與
齊國之白故拒糾而召小白先入而當國者知糾與
口言其當為齊君也入者難詞雖齊大夫故曰小白乃

立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國故小白亦藉所以然
 言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
 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
 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
 殺其弟以反國前漢書莊南厲王傳王驕恣不法
 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
 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
 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
 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
 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謂桓公之
 其言固出於薄昭之文為據參以夫子答子路以
 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子答子路以

仲之言斷而不言聖人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於義而桓公糾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氏注小曰桓公糾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稱入為篡辭以穀梁謂糾為兄小白為弟且謂
 白次子糾皆謂齊桓公糾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謂襄公糾糾亦謂齊桓公糾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而考然以經考之與糾其為僖公糾糾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可考然以經考之與糾其為僖公糾糾之罪則於人功罪不相掩也
 赤不繫曹則嫡廢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而書弗克
 納則不長幼之辨也稱納則小捷蓄齊則鄭忽曹之
 也糾不稱子而稱也稱納則小捷蓄齊則鄭忽曹之
 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之真為是則公殺
 氏不糾信也况夫是豈稱管仲之功而責其忘
 君事讐別其長幼是非豈與師助不見哉魯莊
 讐而納其公納而罪惡著矣茅堂胡氏曰莊公為
 敗書納子糾既絕父子君臣之倫矣魯國臣子則
 象之故子糾既絕父子君臣之倫矣魯國臣子則
 尼為此懼一般書存書不書特書而魯國臣子則
 以著其釋然忘讐之罪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納

七皆不當納也糾不書公與捷菑同公之伐載
典晉之弗克納異糾捷菑以度孽書納刺噴以世
子亦書納刺噴無親之罪大也前饋得書世子而
糾捷菑不書公孫寧儀世父子以著靈公之失也楚
弗受之辭也糾却鼎同此義又曰納子入國而皆
國者齊小白云言去疾齊陽生皆宜有國者也○劉
氏曰公羊云納者入詞也非也納者不稱耳得
前臣名亦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故責以
名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莊氏曰九月乃葬亂故張氏曰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得乘

而師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公言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雖戰雖敗亦等也何
復讐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
與及復讐也曷為不與公復讐者在下也程子
曰負不書杜氏曰乾時齊也時水乍樂安界岐流旱
則竭涸故

杜注傳乘
他車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雖戰雖敗亦等也何
以復讐言以死敗為榮劉氏曰按左氏戰于乾時公
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雖戰雖敗
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雖
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是故沒
公以見貶若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
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

為比以示榮矣汪氏曰沙隨平丘皆非魯罪故不
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
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汪氏曰書齊師書我師則
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辭及戰者所以著
知也然不書公而不在於微者之辭及戰者所以著
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在於微者之辭及戰者所以著
書敗外師者八言敗矣故奚升徑皆不言為彼所勝也
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奚升徑皆不言為彼所勝也
諱公不書為公諱敗也故奚升徑皆不言為彼所勝也
微意績猶不以為辱耳抑揚詳畧之際皆聖人之
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
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
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口管夷吾
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其取之何內

也魯我使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
為君者也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
為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
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
為病矣

取者不義之詞說文取捕取也謂義前書納糾不
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
殺也雙峯饒氏曰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
以殺之為非故又稱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
子以明其不當殺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
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
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
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
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

祖蕭道成受宋禪殺宋順帝盡滅其族梁武帝蕭衍受齊禪殺齊和帝陳武帝霸先受梁禪殺梁敬

帝隋文帝楊堅受唐禪殺唐昭宣帝後故孟子曰五

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曰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其國人罪之也書曰

不為爭而爭也則列其罪以告魯人且明親則不可

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魯人且明親則不可

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兩生予奪夫殺兄弟常自親

之手毫釐之差霄壤之始謀不審已為罪矣以糾為

國又而不盟其君立之倫謀不審已為罪矣以糾為

齊人書取之廢與生其輕率其國君故忘親夫豈

也蓋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臣忘親夫豈

此公之心示後世異常以親而全其生此宗廟先君

至公之心示後世異常以親而全其生此宗廟先君

禍根而推刃於先君之遺休者矣臨川吳氏曰

立小白魯亦立糾公以子糾而魯有若戰而魯又

還則糾乃一亡公若戰而魯又立糾是齊故齊聲

殺之乎今齊有若戰而魯又立糾是齊故齊聲

國之罪偏魯殺之也魯戰而魯又立糾是齊故齊聲

者雖魯從齊令也魯戰而魯又立糾是齊故齊聲

汪氏曰按通鑑宋高祖劉

裕受晉禪殺晉恭帝齊太

順帝盡滅其族梁武帝蕭

衍受齊禪殺齊和帝陳武

帝霸先受梁禪殺梁敬

帝隋文帝楊堅受唐禪殺

唐昭宣帝後故孟子曰五

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曰桓

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其

國人罪之也書曰不為爭

而爭也則列其罪以告魯

人且明親則不可義而全

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魯

人且明親則不可稱齊人

者廢立之際殺兩生予奪

夫殺兄弟常自親之手毫

釐之差霄壤之始謀不審

已為罪矣以糾為國又而

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詳殺子糾也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木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音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之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其以深險自守不知如晉之陋也王氏曰隋有李士綱繆肅戶之意子產不之陋也王氏曰隋有李士綱繆肅戶之意子產不之陋也

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守者有不徒持於者春秋書威下陽書城虎牢責號鄭之不能守也書浚洙書內築城邑者二十有四所以責魯之徒侍於守而重困民力也

丁莊王十年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衛惠

子儀十曹莊十八陳宣九杞靖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御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謀之又何間焉曰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未聞公曰弗從也公曰犧牲王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惠未聞公曰弗從也公曰犧牲王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一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公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

春秋左傳卷九 莊公十年 長勺之戰

善為國已下十
六字教湯傳
莊八年

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
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
日敗勝內也狂氏曰長
之穀梁傳不日疑戰也
疑戰而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不尅氏曰
詐相襲以敗之者為宝則曰敗其師或曰長勺魯
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
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
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
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
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宝以責之皆已
亂之道豈忿怒之方王者之事也張氏曰書敗而不用

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
相向以決勝負或舉衆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
而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則不仁之甚而僥倖
一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則不仁之甚而僥倖
狄之敗春秋深譏之汪氏曰春秋外敗者非夷
不勝之責猶矣中國則之於夷狄夫法法於中而
詐則其罪深矣何經書內於夷狄之不可法於中
而莊公其罪深矣何經書內於夷狄之不可法於中
公典讐國為敵三何幸其習於詐者一敗中而詐
公於讐國為敵三何幸其習於詐者一敗中而詐
再祖讐何功則為善矣索敝乃挾不問罪於齊而
其非敵讐何功則為善矣索敝乃挾不問罪於齊而
師曹劌讐何功則為善矣索敝乃挾不問罪於齊而
之注齊人曰未可齊人曰鼓劌曰齊師伐我公將
故以未陳為難成列曾以權譎曰可矣齊師伐我
所載者當正不非也此既皆陣矣是正也未陣曰
曹劌及戰事不足為據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公羊傳為或言侵或言伐或言圍或言滅或言入
 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
 書其重者也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
 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諱而月之宋曰宋
 許敗以莊乘二年即位二君未嘗有隙何為而侵宋耶以
 曰莊敗以公乘勝侵宋皆召兵之非保國之謀也張氏
 此所以致之師也蜀杜氏曰周官九之師以法掠宋竟
 而專服則侵之此蓋天子命諸侯使侵之詳錄之以國可
 也○汪氏曰趙氏纂例駁三傳侵伐之說而謂聲罪
 致討曰伐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
 豈可謂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
 義當美詳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
 見十五年

二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

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成之也穀梁傳遷亡辭也
 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杜氏曰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

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遠害就利去危即安

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

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父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

霍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謗傷和氣豈不惻然

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

辱貶而惡已見矣

亦亡矣宋閔所為如此閱三載而見弒於賊臣豈

遷之王氏曰驅而屬之為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

藿

左昭十六年斬之蓬蒿藿藿而共處之

字彙藿徒弟切藿藿草名

恐沈于衆

船屋上

不曰天道好還哉或問聖人惡人遷國序書何取盤庚茅堂胡氏曰或迫於戎未失其國之所遷者春秋矣或介乎大國或迫於戎未失其國之所遷者春秋閱之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渴也僖其國以遷者七宋無宿齊遷紀邢部書遷陽皆強遷之而取其地也邢遷皆以自遷為文者然惟邢衛乃自遷者蓋雖為強而遷州來皆以自遷為文者然惟邢衛乃自遷者蓋雖為強而遷所遷蔡許為吳楚所遷亦書自遷者蓋雖為強而遷義春秋二百年之刑則曰其國遷于某處而遷趙氏曰公羊云以地還之也據此乃將已地統之非遷彼之義廬陵李氏曰三傳左氏穀梁同公統之因而臣未失其國家以遷之本言自遷者注說得之取穀梁未失其國家以遷之本言自遷者注說得之猶有許氏因未失其國家以遷之本言自遷者注說得之紀無遷陽降鄆等皆可

乘繩證反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

左傳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敗宋師于乘立齊師乃還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敗之伐則其言次何穀梁傳次止也畏戎故不言伐也疑戰之故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畏戎也

地魯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秦其辭令一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注氏曰大衆據二國稱師他境據即

乘丘皆魯地報復齊報長勺宋報公侵不以其事
據不書伐宋輕用其眾揚兵整旅以徑人國而
氏曰齊宋欲窺利乘便快其攻滅其軍百姓子
名所出計詐利謀以自救覆滅其罪也師齊人
憂恐沒此推忠信貪利輕用其眾之罪也師齊
辜陷詐謀推忠信貪利輕用其眾之罪也師齊
矣其所以弭患止亂安國便此民不益堅且久
得之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不小人寡於勇
禍李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譏也
陵得志於魯晉桓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
也不陳氏曰齊桓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
師未以合諸侯宿師於諸侯未得志於魯也於
會不可不至郵會不至則諸侯未得志於魯也
用齊桓之難書楚蔡次厥貉以是故書魯齊於
志齊伯知之誰書楚蔡次厥貉以是故書魯齊於
焉可於從楚是人心不猶有晉也齊是人心猶
不苛於楚是人心不猶有晉也齊是人心猶
有之矣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齊師著兵力
有志於魯也○汪氏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

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
乘績之君而勝人授以道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
敗績之君而勝人授以道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
秋所以與戰故言伐也按經文實未伐而敗故
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按經文實未伐而敗故
不言伐爾又曰我言能敗之故言次若然則但
糾之明乎爾又曰我言能敗之故言次若然則但
宋以圖納宋之忿魯始於次敗而其實則齊桓
案於齊宋之心故胡氏發明於次敗而其實則齊
二說兼用乃備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莘所中反舞毅作武

此荆將歸過夏之始左傳蔡侯曰吾媿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
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侯而伐之楚子
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
荆者何州名也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
若名何州名也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
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曷為

梁傳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
立也絕之也天子何為絕之先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以
何也中言何為絕之侯其執也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
侯之獲也歸猶愈乎執也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
王封熊繇於丹陽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

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劉氏曰以其君

耻者薛氏曰以蔡侯獻舞歸何執之而不反也其

不言執不與蠻夷之執中國也蔡侯為荆所獲而以

之歸留于楚九年卒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

至莊公十九年卒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

將胡豹曹陽知益之類是矣汪氏曰宣十五年晉滅

四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

定十四楚陳滅頓以頓子祥歸定十五年楚滅胡以

陽歸哀七年入知以知子益來伯國君死社稷正也

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

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汪氏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

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是以獨假之爵而不

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

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

溢之行也劉氏曰楚祝融之後其冠帶之君無與

稱王故夷狄之書氏曰夷狄之故不稱師與人畧

諸侯不名獻舞而書則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夷狄也

孫陵中國楚自夷皆其有志中夏者二百年而周之衰

微不日已陵夷自齊桓始入威令不行是以荆人強暴

時已肆毒於中國也臨川吳氏曰荆為中國患實王

書蔡與齊魯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蔡師于莘受禍此
經書荆蠻猶夏之頃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
夏之始也吳敗於長渚楚敗於鍾離而蔡師不書敗
馬白會于鄧諸侯懼楚矣而敗此始而春秋言蔡師
敗鄧歸不書雖滅申滅鄧楚滅息亦不書也君言以
歸之春秋之法滅國之君言以歸也
變也廬陵李氏曰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夷夏之
承武王之烈內有鄧曼為漢之母外有令尹開其喪
教不屈重等為之臣無以謀其暴於楚勢不可與
鄧不血食而三甥伯夷復消長於楚勢不可與
方謀魯以圖伯於東而荆亦消長於楚勢不可與
蔡皆以昭伯親而所遇如夏盛其春秋豈無意乎
知者以昭伯親而所遇如夏盛其春秋豈無意乎
消而夷狄為長事故執君之禍滅其國者則以為
年天無王齊為之執君之禍滅其國者則以為
楚書荆始此年書荆始此年書荆始此年書荆始此
十元年書荆始此年書荆始此年書荆始此年書荆
於楚昨以子男之田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上暴虐熊渠畏其
去王號十世至熊渠通伐隨令強陵江澤為小國
不聽乃自立為武王穀皆謂書荆以州將之荆晉
敗蔡即此時也公穀皆謂書荆以州將之荆晉
其本號後改我則荆或楚謂天于將之荆晉
叔向謂號敗我則荆或楚謂天于將之荆晉
則荆號楚已文或者如楚故號然商頌稱荆晉
申稱滕申即楚蓋春秋國既亡之陳蔡為密而仍
楚受之自申息諸國既亡之陳蔡為密而仍
屢受侵伐且見滅之而書楚患如之君自獻舞已
于楚者三馬春秋之書楚患如之君自獻舞已
陳以楚公傷之也

此滅國之始左傳齊侯之出也
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子奔莒同盟故也公羊傳何以
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
無罪也凡書奔責不死名蓋

吳

稷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
 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
 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
 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
 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失之禮可矣坐
 此見滅可乎張氏曰齊侯方有志為政於天下非
 特不能與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
 國其罪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
 地之君而名之也孫氏曰奔莒不名然則吾滅徐
 者譚本無惡也
 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
 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

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家氏曰國滅而
 志存興復猶為春秋所予若其於事仇不以為仇
 或為所執以婦則春秋之於所賤惡者也以此示
 世猶有國亡不能死并於為禪為春秋之義雖在
 皓為愍懷為叔寶者吁可歎哉春秋之義雖在
 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
 書法如此茅堂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只
 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也王曰此管仲攻瑕之功也薛氏曰五伯桓
 為盛威陵諸侯以圖伯功首滅也薛氏曰天子
 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陳氏曰書齊桓始於
 以言大矣然則遷宿未可以言滅乎前此齊桓
 滅罪齊桓公則滅國自齊桓不接齊桓於天下
 滅國罪齊桓公則遷陽為國之禍不齊桓於天下
 滅譚三桓五伯則遷陽為國之禍不齊桓於天下
 天譚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桓而功不足掩
 過矣或義乃引天下聖人予齊桓示威於楚是
 成湯仗義以正天下聖人予齊桓示威於楚是

書師夫以五伯三王之罪人乃以其虐小之事為
惡惡之歸亦或譚子秋書荊敗蔡師于莘以蔡
侯獻舞歸齊師而譚子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
為耳不舞歸齊師而譚子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
甚於三見者言力屈而死也○廬陵李氏曰春秋
樂不書君當入此例凡書名者既責其溫徐之類
也凡書君當入此例凡書名者既責其溫徐之類
其復之志如書以歸沈嘉許斯頓責其溫徐之類
又書之志如書以歸沈嘉許斯頓責其溫徐之類
其變例也胡髡陽而歸沈嘉許斯頓責其溫徐之類
書所奔陳無君也沈盈子戰而身無罪也徐子楚
屈節大也師已無君也沈盈子戰而身無罪也徐子楚
曰用也皆師已無君也沈盈子戰而身無罪也徐子楚
同刀也皆師已無君也沈盈子戰而身無罪也徐子楚
言以地分諸侯蓋誇大軍譚之國之善辭上左氏
戊莊王十有一年齊桓二晉緝二十
蔡哀十一

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
靖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

郟子斯反

左傳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薄之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其師皆陳曰戰大崩
曰敗績于某穀梁傳內事不戰言戰舉其師曰戰大崩
敗也宋萬之獲也杜氏曰魯地張氏曰宋師曰戰大崩
至再敗也宋萬之獲也杜氏曰魯地張氏曰宋師曰戰大崩
氏曰宋既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而不知其於兵甚
矣書曰宋既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而不知其於兵甚
與長勺義同廬陵李氏曰魯氏曰魯氏曰魯氏曰魯氏
有說亦義同廬陵李氏曰魯氏曰魯氏曰魯氏曰魯氏

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霖雨害於衆盛若命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焉乎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禁紂罪人其文仲曰宋其興乎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人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羊御說之辭也言懼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公羊傳何說之辭也言懼以外災不書此為君有恤民之心公羊傳何說之辭也言懼下有書王者之此為君有恤民之心公羊傳何說之辭也言懼

宋衛陳鄭皆大

凡外災告則書杜氏曰公使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張氏曰此歲交古意之猶存也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見左傳八年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

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劉氏曰異者天所以遣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禮失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告為失禮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固得有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告為失禮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為得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告為失禮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秋內其國而略我也穀梁云外災及魯自可記魯災無為詳宋而略我也者之也非也廬陵李氏曰外災告則書非弔則書左氏注是公穀非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其志過我也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

等詩何彼穠矣傳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同甚言其貴盛之極鄭氏曰下王后一禮亦隆矣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榆翟

王姬嫁於十七
字詩石南何
依禮矣小序語

詩鄭風手小序
陽倡而陰不和

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

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

儀禮士昏禮賓出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

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

何以異哉故辨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實

反于虞書堯典注嬪婦也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

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詩宋子傳肅敬也雍和也言此何不肅肅而敬雍

雍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蓋王姬貴盛如此而不

敢扶其能以驕且和以執婦道也自秦而後尤欲尊

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初學

未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

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

諸王女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

為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

條奏世務指此為失前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上

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而長

之位故多女亂軍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而長

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許六反其子舅

姑不敢畜其婦注氏曰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長原

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

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

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

主齊昏故重而重見之王氏曰主襄公之昏其罪

春秋

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
 禮不可紊也汪氏曰後世尚公主者極有無名而勢
 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無所逃訴故尚臨海公主書
 屈於崇貴吞悲茹氣失其甚江教尚知矣春秋書
 官表有說至六朝其表僕隸則其法可知矣陸氏曰
 婚表之歸與詩相甚於僕隸則其法可知矣陸氏曰
 王姬之歸與詩相甚於僕隸則其法可知矣陸氏曰
 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實萬世歸為魯主婚爾穀
 梁他處即云為之反矣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
 歸之與此自相反矣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
 附錄右傳乘丘之役宋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
 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己亥 莊王十有二年 齊桓四晉緡二十
 五年崩 子儀十二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一
 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一
 杞靖二十二宋閔十秋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公羊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
 婦于叔爾也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
 吾女也失國喜得其國所故言歸焉爾啖氏曰非嫁而
 婦故如紀字何氏曰鄆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朝故
 之國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鄆者紀侯
 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
 鄆歸奉其祀也汪氏曰叔姬雖伯姬之姊然諸侯
 姬雖媵妾當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
 矣不歸于魯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所謂
 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杜氏曰叔姬
 終婦道故繫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汪氏曰
 有饋問弔錄之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册悉
 禮故史册錄之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册悉

書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音美同垂不朽詩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從弟也寡居守志父後世勤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三國志魏曹爽傳注妻爽弟文叔蚤死家欲嫁之曹氏無遺類其常依爽誅曹氏盡死以刀斷鼻或曰夫家夷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劉氏曰紀書叔姬何以得書春秋因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當國之危折地以利之也凡叔姬伯姬之弟隱七年歸于

者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志故必歸于鄰以終其身曰紀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貞於叔姬見之矣春秋曷為謂之紀叔姬存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書陳災而復見者善辭也別也紀者叔姬之家也謂喜得紀者叔姬之家也公羊謂歸其下乃言歸也宗廟在焉義當歸也其婦亂也夫當歸也叔姬之歸亂也夫當歸也之依季也書內女與紀叔姬正祀而歸亦責之依其伯乎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錄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

捷公作接

仇牧

左傳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
太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
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
乎仇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禦矣其不懼疆禦柰何萬
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與公歸與歸之為大夫於宋與
後歸之莊公與公歸與歸之為大夫於宋與公歸與歸
曰甚矣魯侯爾閔公之叔魯侯之美也天諸侯宜為
唯魯侯爾閔公之叔魯侯之美也天諸侯宜為君者
馬故趨而侯之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殺仇牧
其首為著乎門闔仇牧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
萬宋之甲者也甲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
甲也仇甲者也甲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太

桓二年宋督殺其君年勇及其大夫孔父
億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
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然徒殺其身不
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
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
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
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
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春秋傳見
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左傳見
文公十八年茅堂胡氏曰董卓召皇甫嵩往見執
而亡漢與惠伯同死不得其所也使知春秋之義
則不注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
可也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

左昭 九年注童
子垂 髦始冠三
加成 礼而弁其
始冠

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
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若仇
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
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
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范氏曰仇牧扞衛
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
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弑也子方篇真土梗耳注土
其君猶土梗弁髦梗土人也遇雨則壞杜氏曰童
子垂髦始冠三加冠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注氏曰童
成禮而弁其始冠三加冠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注氏曰童
死節之臣所以始冠三加冠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注氏曰童
之義不行是以亂賊篡弑而將相大臣皆黨惡明
兇恬不恥如漢王莽等之事王莽魏王沈王業
之事司馬昭晉傅亮謝晦等之事劉裕宋褚淵王

儉之事蕭道成唐張文蔚楊涉等之事朱溫甚至
如馮道歷事五代皆任公師之猿而有愧矣豈非所
謂棄其君如土梗弁髦而莫之省乎○王氏曰據
左氏宋公以禮出斬之後萬病其不言而肆惡古者賢君
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罔有其所不欽則戲謔之談意
外之憂何由至哉閱公反此所以及禍也臨川吳
氏曰公羊言莊公獲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
反為大夫於宋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又
以之為大夫於宋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又
廬陵李氏曰孔父為書字疑公穀胡氏皆死之說亦通
穀啖子以孔父為書字疑公穀胡氏皆死之說亦通
蓋考傳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太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
伐之殺南宮牛于邱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
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
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
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

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
使婦人飲之酒而以辱革褻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
人皆
醜之

按左氏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奔陳范氏曰宋父不

孫氏曰萬八月弑君十月方弑賊宋人請萬於陳以賂

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辱革褻之宋人醢萬然

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汪

曰據州吁無知已殺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

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

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

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

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向也合

華督免於討今萬得奔陳自是無討賊者矣
曰陳容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
其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哉臨川吳氏曰
陳人為逆賊之通逃也宋臣雖能逐賊而受其奔
是為逆賊去後始得而誅之宋臣雖能逐賊而受
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一視石碯討州吁之義
奔人一既受賂及貪賄而後以賂詐戮之則不當
矣慶父弑閔公奔莒亦受賂而後歸之非天討也
而盜事此同蓋亦不能正天討故閔公亦不書
葬也里克寧喜皆已殺而君禮葬卓不葬蓋晉衛
臣不以里克寧喜皆已殺而君禮葬卓不葬蓋晉衛
而蔡景書葬乃變例而責諸侯之不義也
經之上下文此之謂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外大夫
事春三教也此之謂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外大夫
出奔三十五始於宋萬

庚僖王十有二年齊桓五晉緡二十四鄭厲

齊桓十九蔡哀十四鄭厲

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把
靖二十三卒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

楚文九

齊侯穀作齊人

戶猛反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左傳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乎舉人衆之辭也杜氏曰北杏齊地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和子也汪氏曰

侯以平宋亂宋公與不以微者會然則何以稱久

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此杏始

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

集解伯音霸

者也桓非受命之伯孫氏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

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諸侯自相推

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久以誅始亂正

王洪也楊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

盟之政由文七年高之盟始以諸侯而主天下會

諸侯之無王也諸侯無天子始以諸侯而主天下會

公為盟主聖人苟不貶於其始則後世無此推戴桓

而推齊侯為伯而宋陳蔡和之君皆稱人則無此推戴桓

爭天下之盟主而王道絕者桓之為也永嘉有

氏曰方伯圖之未與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周執

伯主之柄天之下紛然唯伯之統一於一時而終有

侯上以齊制天子翁然唯伯之統一於一時而終有

少事自是王命浸微矣是故有盟比杏之會則宰周公在會

之盟有幽王之盟而後有葵丘之盟則宰周公在會

矣然猶未也至温之會則天之王實狩焉比事以觀

有年...

而善見矣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
 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陳氏曰春秋非
 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子齊以伯也晉
 文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
 是無特相會者矣高氏曰齊桓始謀合諸侯皆人
 執轅濤塗齊爵抑揚之也齊桓自此執節魯伐山成
 年不子齊桓以爵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
 故四國稱久言衆與之也杜氏曰宋有弒君之亂
 北杏以平之家氏曰齊桓創伯以平宋亂春秋與
 也周衰王綱陵夷諸侯恣擅齊桓能以尊王室正
 諸夏揅夷狄為事故春秋予之也張氏曰東遷以
 來天子政不行亂賊得志強暴肆行天下思得賢伯
 之與久矣齊桓一會而宋陳蔡知並來受命可
 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初
 弒君之時舉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為然宗

齊矣臨川吳氏曰是時管仲為政四年矣教齊桓
 糾合諸侯以圖伯而始為此會也按上年矣教齊桓
 君之亂蕭叔大圖伯而始為此會也按上年矣教齊桓
 說平宋亂者定御說之率也以平宋亂賊立年矣教齊桓
 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宋知併宋四國其
 而巳若魯若衛最近於齊而皆不齊桓之說陳氏兼
 未三能孚於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始伯之書
 有是也然胡氏止於北杏發予齊侯之說陳氏兼
 侯城濮也然胡氏止於北杏發予齊侯之說陳氏兼
 及則非始伯之辭矣然則皆不齊桓之說陳氏兼
 宋則非始伯之辭矣然則皆不齊桓之說陳氏兼
 為齊桓伯事之始矣然則皆不齊桓之說陳氏兼
 而任之術制國以公田獵畢一之戒商之鄉六士御以
 盡行其國高各帥以五卿馬侍有士三萬人令與行
 十五與國高各帥以五卿馬侍有士三萬人令與行
 策以盡海王之利春蒐秋狩有士三萬人令與行
 天之下復親自賞相於是民始於長之推相繼地而
 之選澤各致其賞相於是民始於長之推相繼地而
 征山澤各致其賞相於是民始於長之推相繼地而
 幣號召天下致其賞相於是民始於長之推相繼地而
 先征之反棠潛之遊士以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
 於衛使之為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為北伐

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陶陰西至濟北北至於河
東至於紀鄒有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東北至於
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年是雖伯者
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左氏於桓公事多略
故具於此內政之法十有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
有長十軌為五里一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家
卿制萬良人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者誠簡便
桓文節制之師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
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
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
公羊傳五年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

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南軒張氏曰興滅國不絕

不忍墜人也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
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

已見家氏曰遂人不會北杏固為有罪然未至於
遂不為拓土開疆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高氏曰齊桓
二滅以著齊桓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高氏曰齊桓
未見救中國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高氏曰齊桓
聖人深責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柰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

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手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乎管子曰城壞壓境之田管子曰君許諾桓公之要盟可乎管子曰盟請文下與之盟管子曰君許諾桓公之要盟可乎管子曰盟請文不欺曹子可誓而桓公不怨桓公之言信著乎桓公自柯之盟始馬穀梁傳曹劌之盟也言齊侯也桓盟雖氏曰柯齊之阿邑

始及齊平也孫氏曰公不及比杏之會桓公既威地而言公會則此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曾本齊侯之意也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禚會伐衛同圍成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

欲降怨怒鄰而危其宗莊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之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子之事齊桓指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皆霸術也但過其實耳或稱齊襄公復仇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仇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謀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讐反與之燕會又為之主婚豈特不能復讐而已既親見讐人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不報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沒氣勢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

可得哉事又當權人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
目來召諸侯赴非是公不赴齊乃不叛也桓公名為尊王
若莊公不赴非是公不赴齊乃不叛也桓公名為尊王
如此能舉兵殺襄公他事却自會更霸桓公不用去隨桓
自能舉兵殺襄公他事却自會更霸桓公不用去隨桓
若是能舉兵殺襄公他事却自會更霸桓公不用去隨桓
復九世之讐則失之過在公當其世而復讐乎春秋則
公之不及於齊侯谷安得謂公絕於世八世而復讐乎
於會齊侯於齊侯谷安得謂公絕於世八世而復讐乎
子於會齊侯於齊侯谷安得謂公絕於世八世而復讐乎
故柯之盟不復致報誠以齊桓絕則復讐不責至矣
先君也聖人區不復致報誠以齊桓絕則復讐不責至矣
趙氏曰桓公輕重之權衡豈不深矣後未嘗歸也哉田
莊公與齊桓公輕重之權衡豈不深矣後未嘗歸也哉田
公羊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曹子之說趙子不齊則
胡氏亦未及也然考之以當時桓公或有不修伯之說
不以為重故捐小利以收魯時桓公或有不修伯之說
欲以信求諸侯因盟以勝國勢稍振齊不遂誇大以待
耳蓋魯自長勺乘仁之盟以勝國勢稍振齊不遂誇大以待

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也於歸田之
遷延於魯自是成示威於遠之國心矣九合之盛亦
之獻而魯自是成示威於遠之國心矣九合之盛亦
原於此故謂無羊之說不可謂無羊之說不可謂無羊
之說不可謂無羊之說不可謂無羊之說不可謂無羊
附錄左傳宋人背

辛僖王十有四年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
丑二年子儀十四弑曹莊二十二陳宣十
二一子儀十四弑曹莊二十二陳宣十
三祀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將卑師衆曰某帥將卑師衆曰
某師將卑師衆曰某帥將卑師衆曰某帥將卑師衆曰某帥將卑師衆曰
仲寡矣終管仲之身而後未嘗息養天厚矣惟救
而巳不強致也足以其秦晉使之不競

宋人背音佩北杏之會本以定宋君之位而宋即齊侯

之蓋服仁義非誠諸侯伐宋諸侯者總衆國之稱

心故曰陳曹皆宋之鄰不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

張氏曰國簡使之規模也

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一年間未嘗遣大夫

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注氏曰十三年滅

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二十一年伐我二十二年伐我

徐二年上八年伐衛救鄭二十一年降鄭二十二年救邢

二年遷陽僖四年伐陳侵陳七年降鄭元七年救邢

與氏皆稱人惟次聶之城邢伐厲書師救徐書則

夫其行侵蔡伐楚伐鄭獨非將卑師少者以遇魯

齊獻捷書也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師南推

強楚而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

稱久誤矣問桓公南征北伐不問勞民而兵食足

者何策茅堂胡氏曰以春秋考之當仲

相桓公數十年未嘗動大衆出征伐亦未嘗命

夫為將帥此足食足兵之本也廬陵李氏曰經列

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

文也晉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

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敗之文也餘若宣

元年伐鄭僖三十三年三國伐許宣二年四

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

宋而還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穀梁傳會事

也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暈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

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扶又

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

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
 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
 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例
 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
 人之情見矣。臨川吳氏曰：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
 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高氏
 曰：非既約而後期與索僑如會同，張氏曰：魯自盟
 柯已平於齊而未從其後，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帥
 師往會。示從齊而未從齊之意。齊桓方與理勢當
 鞏會宋，傷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而不
 諸國也。○劉氏曰：公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也。
 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也。
 云于會事之成也。與公羊相似。汪氏曰：左氏云齊
 師于周單伯會之。故治左氏者皆以單伯為周大
 夫。今考成十六年十一月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
 經乃書。伐又况定六年十一月七年。尹子單子三會
 劉子諸侯侵楚。今既稱單伯會伐楚而

單伯為魯大夫明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為王臣
 其辨已見。逆王姬下然內大夫會伐者八。獨單
 四國會蓋後鄭典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
 稱會之文也。

附錄 左傳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傳暇傳暇
 子傳暇殺鄭子及其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
 蛇聞於申繻曰：南門下有妖乎？對曰：六年而厲公入，蛇聞之。
 問於妖由人與也。入遂殺焉。妖不謂原繁曰：棄常則以
 取之。故有妖厲公也。遂殺焉。妖不謂原繁曰：棄常則以
 妖與之。故有妖厲公也。遂殺焉。妖不謂原繁曰：棄常則以
 許之。有常刑既伏。其罪與矣。伯我而無貳心者。吾皆
 父無之。稟言大夫之。事吾願與寡伯父憾焉。對曰：寡人
 公如我。先典又司宗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無其何
 貳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八年。若皆以官爵召君者。庸
 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之。

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之。
 貳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八年。若皆以官爵召君者。庸
 非。臣聞命矣。乃縊而死之。
 公如我。先典又司宗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無其何
 父無之。稟言大夫之。事吾願與寡伯父憾焉。對曰：寡人
 許之。有常刑既伏。其罪與矣。伯我而無貳心者。吾皆
 妖與之。故有妖厲公也。遂殺焉。妖不謂原繁曰：棄常則以
 取之。故有妖厲公也。遂殺焉。妖不謂原繁曰：棄常則以
 問於妖由人與也。入遂殺焉。妖不謂原繁曰：棄常則以
 蛇聞於申繻曰：南門下有妖乎？對曰：六年而厲公入，蛇聞之。
 子傳暇殺鄭子及其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
 附錄 左傳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傳暇傳暇
 子傳暇殺鄭子及其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
 蛇聞於申繻曰：南門下有妖乎？對曰：六年而厲公入，蛇聞之。
 問於妖由人與也。入遂殺焉。妖不謂原繁曰：棄常則以
 取之。故有妖厲公也。遂殺焉。妖不謂原繁曰：棄常則以
 妖與之。故有妖厲公也。遂殺焉。妖不謂原繁曰：棄常則以
 許之。有常刑既伏。其罪與矣。伯我而無貳心者。吾皆
 父無之。稟言大夫之。事吾願與寡伯父憾焉。對曰：寡人
 公如我。先典又司宗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無其何
 貳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八年。若皆以官爵召君者。庸
 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之。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媽歸息媽以語楚子楚子如息楚以
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媽歸生堵及成王焉未言楚
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
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人蔡君之子
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蔡哀侯乎穀梁傳蔡如名者楚也其猶
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穀梁傳蔡如名者楚也其猶
何也州卒之也州不哀如國致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
曰息之不為桑土入皆哀侯致以名會鄧懼楚之後
非但身不為桑土入皆哀侯致以名會鄧懼楚之後
始伯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與兵以悅婦人再召楚師
桓伯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與兵以悅婦人再召楚師
荆虜馘舞歸今又入蔡四鄰不能救也臨川吳氏曰
國附盟主果何恃乎書以病齊桓也蔡而虜其君今
蚤破蔡而力未其國春秋從主伐鄭則脩勤王之競也呂氏
又破蔡而力未其國春秋從主伐鄭則脩勤王之競也呂氏
曰入春秋以蔡嘗則猶交諸侯之勤王也伐也呂氏
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之勤王也伐也呂氏
戴伐衛則猶會于曹則猶交諸侯之勤王也伐也呂氏
再被荆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其為楚何濟

桓倡伯僅一從比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會盟
皆不能與矣是故召陵加師僅足折而從楚會伐會盟
孟圍宋則蔡莫不皆至至于晉文城濮之戰楚盟齊會
創蔡始改圖晉之厥貉之次遂狹楚復為司馬燮而中
却缺蔡書伐之與厥貉之次遂狹楚復為司馬燮而中
命而蔡安於楚之宇下鄭人侵蔡獲司馬燮而中
復為蔡仇鄭號終悼公之世亦不能得蔡也厥後再
楚伐鄭宋號之會吳公孫靈皆從序于列國諸侯之
楚會鄭宋號之會吳公孫靈皆從序于列國諸侯之
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封蔡於存亡者莫如蔡昭宅命於
緘朱東國之廢置又制於楚而召陵之役蔡昭宅命於
年不勝其辱質愛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役蔡昭宅命於
而辭蔡諸侯以釋憾而楚報復使疆于江汝舉之戰
侵于蔡諸侯以釋憾而楚報復使疆于江汝舉之戰
之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公
孫翮之禍迄春秋後終為楚所并棄同盟之異及公
其害豈淺哉廬陵李氏曰蔡為所并棄同盟之異及公
於楚而常受楚禍不復與矣蔡之力有始不及馬故自
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力有始不及馬故自

以擢楚終錄于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見于經曰
敗蔡終錄於經曰園蔡晉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
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一不能終於柏舉之
戰吳操中國之權又蔡故馬原一蔡之始終而中
弱之端皆可見矣

單音善

五年

魯哀公十四年春

野音絹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左傳冬會于鄆宋服故也穀梁傳復同會也杜氏曰
鄆衛地東郟鄆城張氏曰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為衣
裳之會而齊伯畧定矣薛氏曰齊之先乎諸侯長為
也高氏曰諸侯伐宋踰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而為
此會臨川吳氏曰春秋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魯單伯
方往會伐時宋已成而三國還師單伯不及至宋境
故冬而單伯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
來會也此衣裳之會齊一齊伯畧定矣若陳蔡曹亦
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伯政務簡便不欲煩諸
侯也○劉氏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為
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
公劉子之類是也杜氏為之飾說款證單伯必為周

人非解經之體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會外諸
者六惟單伯于鄆季孫宿于邶丘會伯主及列國
餘若公孫敖會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
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抗尊
位左氏例以為內大夫伯可會外侯非也雖齊桓初
伯得魯為重不以單伯為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
以單伯為卑然他日開權
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八終

